

新时期纪实文学丛书

王凌虚主编

夜幕正将在

降临

都市夜生活纪实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7
3-5

57

3-5

夜幕正在降临

——都市夜生活纪实

主 编 王凌虚
编 选 沈茶英
叶志方
华霄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责任编辑 余 同
封面设计 孙乃树

夜幕正在降临

——都市夜生活纪实

王凌虚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长宁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70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本

ISBN7-80515-933-5/L·103

定价：6.00 元

序

王凌虚

纪实文学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流行，历久不衰，至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文化现象。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气象万千，色彩缤纷，变化迅疾。人们迫切地希望获得各种社会信息，了解自己周围的世界，不由自主地关注社会上许多重要的或无法避开的切身问题，进行思考和判断。作家自然要顺应群众的需要，响应文化市场的呼唤，何况他们同样是社会中人，同样受到瞬息万变的社会情势的吸引和激动。当然，“纯文学”也在时代的感召和作家艺术探索的热情中，描摹、玩味当代国人思想行为方式的变化转换，和灵魂的躁动，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是有一些探索性的先锋文学作品，转向自我，转向内心，或沉湎于幽远的历史文化的恒久，或用事实上并未在中国现实土壤里生根的近代西方哲学如非理性主义，来解释国人的心态，有的还过于追求外在的形式，因而与一般读者有着隔阂。他们或者“看不懂”，或者觉得未免太偏狭，与现实社会实际人生有点脱离了。在审美趣味上，看惯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大众对它们的艺术形式也一时不易接受，这样就更造成了它们与大众之间感情联系的脆弱。

纪实文学，是指那些纪实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

录、游记等等。纪实文学的优秀作家，都直面现实，以群众一员的身份和眼光，选择、熔炼普遍存在的生活事实，尖锐提出群众强烈关注的社会问题，如实地表现普通人的生存心态。于是在纪实文学作品里，呈现出社会全景，人生百相。国门开放、体制改革、经济大潮所引起的波澜；在这巨大变革中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他们的奋进、欢欣、激昂、困惑、沉沦和活跃的思绪，无不跃然纸上。其中，与人们切身相关的诸如知青返城、学子出国、人才流动、个人经商、社会治安、婚恋悲欢、宗教信仰、第二职业、知识分子待遇以至于住房分配等问题，与一般读者亲近的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命运、前途和内心的思虑与愿望，是描绘、表现得最多的内容。而这些，正是纪实文学的读者最爱读的作品，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他们的心态与此或显或隐相通。

现在放在你面前的这套丛书，就是从林林总总的纪实作品中选出来的，我们本着既崇尚现实性，又重视文学性的原则，主要选择生动反映我国新时期社会现实中的“凡人小事”的纪实小说和报告文学，编成“上山下乡”与返城纪实、留学生生活纪实、少男少女心态纪实、婚恋心态纪实、犯罪心态纪实、“扒分”纪实、夜生活纪实、工商个体户纪实、编外市民生活纪实、知识者生活纪实、宗教心态纪实等十一个专辑。其中留学生活纪实虽然大多写域外生活，但留学人员的经历和心态，与我国新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之所以不收历史人物的传记和游记之类，乃是因为它们的现实性不是很强。这套丛书，对于我国新时期社会，当然不能包罗万象，但也已是许多侧面的真实的记录，并由于我们注意选入不同年份的作品，因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那些社会侧面变化的线索。通览全套丛书，你会觉得好象在读一部新时期多侧面的社会信史，就象看一本记述可靠的古代

笔记小说(如《世说新语》)一样，可以窥见某个时代的社会面影，同时得到审美的愉悦。广大求实求真、渴望拓宽和加深对当代社会认识的读者，想来会喜爱这套丛书。不仅如此，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心理学家，以至教育家宗教学家等学者，也会抱有兴趣，他们可以从这里找到丰富的感性材料。这些材料与枯燥的数据、抽象的叙述不同，保持着生活的原状，生活的原汁原味，能够从中发现在一般文献案卷中找不到的东西，得不到的感受，激活和深化他们的理论思考。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纪实文学反映客观社会现实的真实性，不仅在于它描绘了种种事件和外在的社会现象的真实，而且包括此时此地普通人的内心的心态，我们甚至更着重后者。纪实文学的作者往往不是以精神贵族的孤傲心情执笔，而以普通人的平易，贴近普通百姓的生存心态，在理解中描写他们在琐屑事件紧张人生中的喜怒哀乐，思虑和欲望，以及普通人也常会有的深沉的感情和对真理的追求。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尤其是纪实小说，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开掘和展示，并不比一些先锋文学的作品逊色，却可能因为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确凿的事实的基础上，显得更为凝重和灼热。人是世界的中心，文学的主要目标。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灵魂深处，往往比最恢宏的场面最曲折的事件，还要广漠难测，更为峰迴路转，奇峭幽深，许多普通人的内心也是这样的，并不窄小浮浅，只是我们不注意去发掘、探寻罢了。纪实文学也能达到文学的这个主要目标。当然，纪实文学往往多讲怪怪奇奇的故事来满足人们社会认识要求中的好奇心，但关于人的深深的内心世界的描写更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而且这是一种更高尚一些的好奇心，因为认识了这个社会的人就会更深刻地认识这个社会。并且，书中普通的人生价值取向，容易作为他们的参照，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希望有意义地度过一生而又在万花筒似的世界

里不无困惑的人们，读来将更有兴味。因而我们最重视那些把对社会现象的真实描绘和对人的心灵的深入开掘紧密结合起来的作品，尽可能多选入丛书。

自然，纪实文学的真实性，一般说，在深度上，在艺术概括上不及许多优秀的虚构小说，其审美价值也要低一些。但不少纪实文学作品，由于注意从众多人、事中抽取具有典型性的素材，加以开掘、熔炼，也代表了生活的真实，揭示了生活的某些本质。并于它们呈现的不是虚构小说的那种艺术世界的真实，保持着生活的本身形态，因此别有魅力。总之，纪实文学的读者是把认识价值放在第一位的，尤其乐于从中了解社会本来的面貌，这正是纪实文学流行的原因和价值之所在。

不过说纪实文学的读者首先注重纪实文学反映生活的真实，并不是说读者就不要求文学性，纪实文学就没有文学性。纪实文学尤其是纪实小说，既有新闻通讯质朴地、敏锐地反映现实生活特征，又用小说化的手法，描述生活事实（包括人的心理活动）时作适当的艺术加工和适度的虚构想象，使其活泼灵动，引人入胜，因而国内外也把纪实小说称作新新闻小说、报告小说、特写小说等，近来又有人把纪实文学看作是一种边缘交叉体的文学形式。它的小说化带来的生动性和可读性，自然比新闻通讯更能吸引读者。纪实文学的文学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也常常刻划出具有典型价值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价值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并非虚构小说所专有，在纪实小说中同样有，只不过它不是采用“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的方法，而专用一、二个人，着力描画他的言动，刻划他的性格，显示他的深层意识。这个选取出来的人物的深层意识，则往往与许多人相通的，于是引起读者的惊叹。有了这样的人物形象的纪实小说，更超越了一般的新闻通讯，产生

很大的吸引力，获得文学读者的青睐，它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正宗”文学的殿堂。

纪实文学的文学性，与先锋文学中一些非社会化小说相比较，又有自己的特点。先锋文学十分强调作家的主体性，这是对过去在庸俗社会学影响下丧失自我的创作倾向的反拨，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过于浓厚的自我中心意识有时也会限制作家的社会视野，和对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的领悟，拉远与生活真实的距离。作家本人之外别人难以体验的感情独白使人茫然，作家过多的主观意识又会堵塞读者思考和想象的空间。优秀的纪实文学并未消失作家的主体性，纪实文学作家要筛选、提炼事件、人物，在如实描写过程中浸润着他们的主观情志。但是他较少个人中心意识，主要用事实说话，着力于把生活真实写出来，有的甚至不动声色，从而给读者提供很大的想象余地和思考空间，让他们自己进行再创造或作出判断。而这恰恰合乎许多读者的审美心理，尤其为当代不喜欢接受现成结论的青年所欢迎。当然，也有一些纪实文学作品，在真人实事的艺术记录过程中，在触及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时，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作些分析，涌现出见解独特满含哲理的警句，将真实性、分析性、政治性和抒情意味融为一体，仿佛在与读者促膝谈心，自然地启人思考，那也是可喜的。不过议论和抒情只能适度，主观的态度不宜过分直露。如果它们雕琢、涂抹客观实在，损害了作品的质朴，也会令人厌烦的。

根据我们对纪实文学的性质、优点和读者需求的理解，这套丛书不选单纯记录事实的自然主义的“实录”，不选没有多少社会认识价值的奇闻逸事，更排除一味展览罪恶与污秽的篇什；同时缺乏艺术加工或表现出低级艺术趣味的作品也不入选。既有较高认识价值又有一定审美价值的纪实作品已经发表了很多，大可从中选择，我们只希望编选在内的都是这样的比较优秀的作品，以

不负读者的期望。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雅俗共赏，社会科学的一些学者能从中找到有用的材料，一般读者们能获得真切的社会认识和审美的愉悦。我们希望作家们写出更多更好的纪实文学作品，来反映这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源源不断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

这套丛书在出版过程中曾得到上海通俗文学研究所的支持，
谨在此表示谢意。

一九九三年七月

目 录

序	王凌虚	(1)
广州，夜幕正在降临	黄锦鸿 宁泉聘	(1)
——系列报告文学《南风畅想曲》之四		
当代中国夜生活	华培明	(18)
中国舞女群	包荣兰	(64)
中国夜生活	邓晨曦	(129)
——文化差异纪实		
上海酒吧	吕爱国	(198)
夜生活心态录	潘益大	(209)
北京夜生活卡拉OK	张艳齐	(218)
“方城”世界的悲喜剧	钱勤发	(269)
都市陪酒女	袁国华 王焕聚	(293)
是是非非夜排档	傅旗平	(305)
春节晚会十年回顾	梁 平	(312)
是是非非夜总会	唐 宇	(325)
编后		(332)

广州，夜幕正在降临

——系列报告文学《南风畅想曲》之四

黄锦鸿 宁泉骋

尽管《金梭和银梭》这首轻松的歌子常常被我们的青年同胞拴在嘴边，但哼哼归哼哼，绝大多数人“贵金贱银”，潜意识深处，根本没有如何用好“月亮”这把“银梭”，编织更理想更美好的生活的观念。

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古老的生活方式，仍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大部分土地上为人们所遵循。

二十年前，笔者曾“串连”来到东南某名城，度过几个枯燥无聊的“红色恐怖”之夜；二十年后的今天，笔者旧地重游，迈步在店铺林立的通衢大街上。时针正指着下午五时三十分，一阵奇怪的音响直刺耳鼓，只见大小店铺，客似云散，杂沓的脚步，弄得人行道上的下水道铸铁盖板不停顿地颤动，作着“隆隆”的鸣响。商店打烊了，除了电影院和剧场，及个体户的小摊摊。万家灯火，合家团聚乐也融融，二十年的历史变化，也许只有床头柜顶的那一台黑白电视机。当然，也有那夜的平和宁静，容得下双双情侣，爱海扬帆……

挤在客舍楼下大厅的数十名旅客，注视着那荧屏上的黑白人儿。“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前后左右，作着兴奋的骚动。

笔者离座，回房间内，仰卧床上，神思飞越，想着千里之外的广州，此时此刻，该是一副怎么样的热闹景象。

但是，有位知名度颇高的北方作家竟作如是说——

“广州人就知道一天吃到晚！”

如果不计较人家说话的感情色彩，这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宵夜”这个词不就是广州人发明的么？北方人的规范说法是“吃夜宵”，语调重点在于“吃”，会友夜谈之际，秉烛夜读之余，弄点东西吃吃而已；而“宵夜”，强调的是“夜”，（广州语音中说“夜”，通常是低入声，而“宵夜”中的“夜”，却破格地念高上声！）可以认为，广州人是把“夜”作为一种适宜于“吃”的环境氛围加以利用，加以渲染，使“吃”能够得到更艺术更具文化气息的体现的。

如果那位作家也和我们一样，承认“吃”是一种文化的话，“一天吃到晚”又何妨？

现在，我们正坐在珠江南岸一家个体户大排档里，时间是初夏的晚上，十一时十五分。

档主是一对中年夫妇。据说，他们过去都是街道工厂的职工。他们的恋爱之花，竟萌发在多事之秋。不过，那阵子象他们这样的普通市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难以名状的厌倦情绪，不少人闷中寻乐，逍遥地打发日子。胸无大志的他和她，经历了初恋的狂潮，双方都毫无异议地满足于自己的一次性选择，准备结婚。工资不高，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不需要盛筵华服、香车宝马，全没有关于“腿”和“机”的概念，“旅行结婚”的风气也似乎还在国门之外——谁想到他们竟是志同道合的一对“好吃猫”，为使他们的恋爱生活有限度地丰富起来，并给婚姻增色，给未来带来点有情趣的回忆，他们相约，每两个星期一次上市内的酒楼饭馆吃一顿，吃饱了，就结婚！

呜呼，大革文化命的结果，把“革命群众”推回到文化的原始起点：“食”和“色”。

吃遍了？得多少时间多少金钱啊？读者会惊诧地问。

是啊，如果是现在，别说广州，就算珠江两岸，也难吃遍呢！且说北岸，由东往西，数些有名气、有特色的。先说合资经营的“龙冈海鲜舫”，雕梁画栋，豪华至极，隔岸观之，宛若一珠光宝气的美人。这是广州城内高档吃处之一。东堤江岸，隔不远便有豆豆灯火，那是最具大众气息和岭南风味的吃处，几角钱一碟的炒田螺，尽管因缺少紫苏而略嫌不够正宗，泥腥味也重了点，但问津者中不乏域外来客。二十七层的广州宾馆，敞开大门，为各界人士提供中西美食，此际，两道凌霄的观光电梯又告竣工，直通顶楼新营造的“得云宫”，与那边爱群大厦的旋转餐厅遥相呼应，让“吃”在更高“层次”得到实现。试想皎月如揽，凌虚举觞，谁没有一种尘虑涤尽，与宇宙融为一体快感？欲品尝华夏四大菜系之一的粤菜，不妨到“大三元”和“大同”，想领略正宗西餐，那就得去“大公”了；这几家驰名海外的酒楼餐馆，连装修也让人品出点“美食”的情调来呢！当然，西濠二马路的“北京”，宏扬着京味儿的食谱，不仅使北方来客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也常常使对“吃”最宽容而又最挑剔的老广们着迷。坐在沙基涌旁，款款地摆弄调羹，缓缓地呷着艇仔粥，别有一番情趣，那情景，已通过电影《雅马哈鱼档》传播开去了。对了，不要忘记高楼脚下那林林总总的小食摊、大排档，坐在简朴的餐桌旁，让霓虹灯映得你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蓝，让汽车的鸣叫、路人的喧嚷和锅勺的碰撞为你奏响一阙都市交响乐，你看着厨子怎样熟练地调和鼎鼐，看着侍者从通红的炉火旁给你端汤上菜，你会得到与“我欲乘风归去”相反的另一种感受：人间美景描不尽，何须翘首羡琼瑶。这是一种世俗的美，现实的美！

看来，今天的广州人不仅从早吃到晚，而且从西到北，从山吃到水，从土吃到洋，从低吃到高，从“俗”吃到“雅”。我们真遗憾“美食家”的称号竟让陆文夫赠给了苏州人。

“啊哈，如果我们‘拍拖’时有这么多的酒馆茶楼，就不敢夸那个海口了，一则没钱，二则没时间，要真的吃遍了才结婚，恐怕我的姐妹们仔大孙大了。”珠江南岸那饮食大排档的女主人笑着说。她很有富态，圆圆脸，双下巴，肥胖却不失灵巧劲，她刚安顿了新来的食客，又别过身来招呼我们，象个上足发条的玩具陀螺。

“你们吃了多长时间才结婚呢？”我们问。

“唔，没多长。好象从开始实行的时候起吃了不到一年。那时，河南就那么几家，‘南园’算最好的，还有‘成珠’、‘三如’、‘洞天’也可以。河北嘛，‘大三元’啦，那时改作‘今胜昔’。让我数数：‘大同’啦，‘胜利’啦，还有‘泮溪’、‘广州’、‘陶陶居’，‘陶陶居’那时改了什么我都忘记了。东面是‘惠如’、‘北园’、‘华北’、‘东江’、‘江苏馆’，对了，还上了一次‘太平馆’，说是吃西餐，却没得供应了，也不知是去晚了还是人家看我们是穷工人。……吃着吃着，也就没有兴趣吃下去了。去吃晚饭就得早早去占位，稍有名气的茶楼人多，你刚坐下，就有人在你旁边站着，叫你吃龙肝凤舌也不安心。那时有个屁山珍海味，都是鱼头汤、炒滑蛋之类大众化菜色。那服务员胸前戴着‘为人民服务’的牌牌，却个个象煞星似的，晚上八时半收市，没到八时，就来倒痰盂，扫菜渣。哼，后来，我们不上茶楼了，想吃，假日里跑江村、人和、盐步、黄岐^①。买个鸡啊鸭的，自己弄着吃；冬天，还杀个狗剖个猫，偷偷地吃……”

“所以就吃成了‘家’。”我们以语义双关的“家”字逗趣道。

①皆广州近郊地名

她不答，跑开去，从掌勺的丈夫那里取来一盘椒盐大虾，一盘蚝油双菇。

连江风也是香的。

“现在大排档那么多，生意如何？”我们换了个话题。

“有人做茶市，有人做饭市，我们不和别人争，我们专做夜市。吃完晚饭开市，有时做到凌晨三、四时。”

“那么晚了，还有人光顾？”

“放心。第一个高峰是十时以后。逛街的，看戏的，上夜校的，这个时候也该回家了。第二个高峰是十二时后，下夜班的，谈生意的，都来了，甚至有人专门喜欢在这个时候约上几个朋友喝酒吃菜的。”

我们忽然想起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南唐李后主面对摇摇欲坠的政权，想起用一贯被他猜忌的吏部侍郎韩熙载为相，派画家顾闳中夜进韩宅，以通过对韩家的宴饮来考察韩的精神状态。李后主不知有没有调档案，顾闳中倒是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一幅《夜宴图》便精细入微地描绘了南唐贵族阶层溺于享乐、醉生梦死而又忧心忡忡、沉郁寡欢的精神心理。描画今天的《广州夜宴图》，该以普普通通的广州人为主角，改用明丽的调子，透出十足的欢乐豁达、温馨和谐的气息来吧！

夜生活，足资考察社会、时代、世情、民心！

笔者常常到茶楼饮“夜茶”。现在广州的饮夜茶的所在星罗棋布，通常晚上九时开始营业，至午夜十二时、一时结束。中高档的茶楼、酒家，“夜茶”是座无虚席的，你要到“广州酒家”饮“夜茶”，便得在饭市结束前十来分钟赶到，用膳的客人刚离席，你便得赶忙占一席位。其时也，赶去饮“夜茶”的和吃完晚宴的两股人流，在酒家的厅堂回廊、楼梯便道交汇在一起，人头涌涌烟气氤氲。盛世之象，前所未有的，风气起于改革之初，至今不衰。

饮食是一种文化，体现着某种哲学倾向。西方人饮食多从营养学角度考虑，讲求规范、效率，呈现出机械、准确的特点；中国人的吃喝以品味为目的，追求饮食的娱乐性、艺术性，其烹调方法则注重宏观、丰富而又和谐，带着东方哲学的宽容色彩和模糊性。广州人，不正在饮食领域内弘扬着中国文化的精华，吮吸着西洋文化的精髓吗？广州人今天能够“一天吃到晚”，就不仅仅如某些朋友所指出的是地理、气候使然了。

月过中天，夜珠江依旧那样剔透玲珑，姿彩迷人。前来品茗尝鲜的客人渐次多起来了。男主人依旧那样忙，油汗兴奋地淌着，火苗不倦地跳着蹿着。女主人向我们透露一个秘密：尽管几年来生意不错，家中颇有积蓄了，但主人另有想法……

“我老公想通过劳务输出的形式，让国外的亲友搭搭桥，到国外的华人餐馆当‘后厨’呢！欧洲有些国家规定，中式餐馆必须由华人当主厨，我老公进过烹调学校，好歹有张‘纱纸’。你们试过他的‘手势’，怎么样？能镇住外国佬吗？”

当然能镇得住！

广州某区教育局因业务关系，在某家五星级大宾馆宴请香港某公司的老板，而香港老板回请的宴席，却设在一个个体户开设的大排档——“胜记”。香港老板没有必要在这种场合吝啬金钱，宾主尽欢后，无不交口称赞“胜记”的海鲜味道鲜美，更胜大宾馆一筹。原来这“胜记”在港、澳竟是颇有名气的，特别是在做生意的和开货柜车的同胞当中。每逢周末晚上，“胜记”附近的马路，便泊着一溜的货柜车。彼时此刻，是劳是资，都拜倒在庖犧氏的后人脚下，陶醉在珍馐佳肴当中了！

但愿我们的朋友如愿成行，输出劳务，也输出中华文化！国门大开以来，文化进出口的逆差太大了。

来自北方的那位作家朋友，不妨也在广州吃他几天几夜，看

吃出点什么来？一位同样来自北方的工程师，通过他的观察而作出的判断却是：

“灯光夜市，阿里巴巴的宝库！”

他从北方某大城市来，到珠江三角洲某县城参加援建工作，期满北返。但坐在向着广州方向疾驶的空调小巴中的他，却不无懊悔和遗憾。来时，他的妻子、亲友、同事给他开列了长长的一串广货、洋货的清单，不时，还有信函作着详细的补充和说明，使他工于统计的头脑也常常对其中关于质与量的严格规定感到困惑。而他因工作的紧张竟无暇到广州走一趟，出于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世情俗务特有的羞涩，也没有启齿向支援单位提出提早赶往广州办点私事的要求，只是盘算着：列车是晚上十时开的，我清晨就出发，两个小时赶到广州，好歹还有大半天时间折腾折腾。但主人的粗心与热情混在一起了，上午给他开了个小型的欢送会，中午，在本县最豪华的园林宾馆为他饯行。下午二时多，他才在专人的陪同下钻进了专车。抵达广州，已是黄昏时分。

他无疑是中国正直而善良的知识分子典型，他只是焦虑，只是作着回家挨骂的心理准备，却没有向陪送的同志诉说半点烦恼。

空调小巴驶进广州城区了，他抬腕看表，抱着侥幸的心理约请陪送者带他去一家大百货商店逛逛，看能否完成十分之二、三的购物任务，减轻十分之一、二的怨艾。不过，据他在北方生活的经验，这微小的希望也是渺茫的。陪送者宽厚地一笑，却说：“先上馆子吃点什么吧！”敦厚老实的工程师暗暗叫苦：上馆子？端得饭菜来岂不又得花个把钟头？他嘴巴张了张，却没有异议，只是说，随便吃点随便吃点。

所幸者，他们上的这家馆子工作效率也还可以，不足三十分